

张

ZHANG

自

张 一 兵 著

YI

跨

世

纪

选

学

人

文

存

集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跨世纪学人文存

张一兵

自选集
张一兵著

“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跨世纪学人文存
张一兵自选集
张一兵 著

责任编辑:郑纳新

封面设计: 敬人设计工作室
吕敬人 + 王林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桂林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889×1194 1/24 印张:18 插页:1 字数:432 千字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5633-2847-5/B·067

定价:29.80 元

丛书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元化	王铁崖	张岱年	张政烺
李学勤	陈岱孙	周一良	季羨林
费孝通			

出版说明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学人。学术所依托者，学人也。学人须由学殖养成，非纯由天资铸就。学殖者渐，天资者顿，而学术的规律是“渐”的。基于这个“渐”的规律，出版人便有义务在当代学术的积累与整理上做一份工作，以助成学术之进步。这是我们出版此丛书的初衷。

新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来，中国学术界涌现出一批新学人。他们大多有过对社会动乱与变革的体察，受过“西风”渐欲迷人眼的种种思潮的冲激，有过放眼望洋的蹈厉，亦有过躲进小楼的沉潜。他们在80年代初崭露头角，继而渐趋成熟。90年代以来，这批学人更以一种成熟的心态，对新世纪的学术前景作了从容的思考。由此我们也就有理由期望他们在步入下一个世纪的时候，成为新世纪通博的学术大家。这样的大家是现代化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因为一个民族，在其步入现代化的时候，尚不能对自身的存在作出健全、合理的解释与肯定，那便是崩溃的开始。学人的使命，究其根本正在于作出这样的解释与肯定。我们不能在拥有了技术之后却失去了精神。这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是可堪忧心的问题。

《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中国这一批新学人，多是这样的“心忧”之人，当其激切之初，曾蹈厉

于良知的煎迫；当其冷静之余，又沉潜于学理的涵泳。这样的“心忧”，是学界的好传统，也是中国学人最可宝贵的品质。他们的学术自选集，也许不一定能呈示其学术全貌，但肯定能够突出体现其宝贵的学术品质。我们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希望这样的品质能够在21世纪的中国学人身上传承下去。

“跨世纪”只是一个象征的说法，并不是说未被列入“跨世纪”的人就无权迈进下世纪的门槛。“跨世纪”只是意味着，我们对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昌明与辉煌有着多么热切的期许，以及基于这热切期许而履行的对中国文化建设重任的自觉的肩负。没有这样的自觉，便没有迎接新世纪的真正准备，也就没有了开创未来的现实基础。丛书收入的，都是人文科学研究者的著述，我们想：人类存在的价值，其终极尤须以人文的尺度来衡估。

90年代的沉潜，也许意味着中国学术界已进入了一个转型期，这样的转型是承前、也是启后。在这个重要的时期，我们出版这套“跨世纪学人文存”，旨在尽我们的薄力，倡学术之昌明。

是为说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九七年九月

廓清理论地平 走向时代精神的深处(代序)

——张一兵教授访谈录

《哲学动态》记者

记者(以下简称“问”):记得以前您写的一些文章中,比较多地关注哲学原理研究的一些前沿问题,如科学认识论、当代人本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也提出过“实践场”、“实践格局”、“实践构序”、“科学人本主义”和“隐性文化心态圈”之类十分标新的概念。本刊摘要过不少您的这一类新观点。而近几年,在您的论著中似乎出现了一种向马克思、列宁等经典作家原著研究的转变,不知何故?

张一兵(以下简称“答”):你的观察是对的。作为一名处在开放和转折时期的中国青年学者,思想发生不断的变化是正常的。我不久前说过这样一句话:“在爱因斯坦以后,谁还自以为握有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是非常可笑的。”人类与个体持有不变的“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其实,关键不在于思想的变化,而在于怎样变,向什么方向变。拿自己来说,我原来读研究生时的主攻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毕业论文的题目选了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学说。这在当时(1980年),也是大多数同学不愿意碰的题目。可是我却花了相当大的功夫,从肯定(由事物的质、量、度依次进入结构性矛盾本质,再由本质生发出去,从共时性关联达及系统整体),否定(事物矛盾本质的历时性展开,新质的否定性量变与旧质惯性维系间的消长,终而发生质变的革命性现实否定同时也是新质之肯定)一直到否定之否定(历时性矛盾的重新统一以及否定链导致的事物动态发展过程),构造了一个挺漂亮的唯物主义辩证法逻辑体

系。文章写作过程中,我已经有一种感觉,似乎自己这个叫做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体系更像黑格尔!学位拿到之后,我有机会静下心来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在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中那种逻辑递进关系(如从现象到本质、从质到量的进入),究竟是不是客观事物本然的结构?特别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改造,是否仅仅将“绝对观念”换成“物质”?我很长时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可最后的结果是令自己吃惊的:在黑格尔那里,他是将人类主体认知客体过程中积淀下来的主观认识结构(列宁在《哲学笔记》后半部分实现的认识飞跃中,精当地将其评点为实践积淀为逻辑的“格”),直接武断地客体化为世界的本质。如果我们只是用“物质”或“客观事物”的概念去替换一下,这并没有改变这种辩证法逻辑的唯心主义本质。这也就是说,当我直接将从质到量、从现象到本质的“格”等同于客体的本然结构时,我无意识地犯了一种隐性唯心主义错误。

问:对不起,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刚才您是说自己的观点中有含唯心主义?

答:是的。后来我才发现,问题就出在我忽视了作为马克思哲学新视界入口的实践。费尔巴哈以一般唯物主义去颠倒黑格尔时,自以为是重新摆正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可是费尔巴哈没有想到,他误认为客观本体自然物的东西,实质上不过是外部自然对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映现出的人类的一定认知结果,并且是非历史的真正抽象直观的产物。唯物主义是对的,但他根本没有解读出康德—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外壳下的珍珠。康德与黑格尔是将这种认知结果与结构直接作为世界的基础,而费尔巴哈则把这种结果的一个方面(物相)等同于世界,前者与后者的区别在于一个是自觉的显性的唯心主义,一个是不自觉的(“半截子”)隐性唯心主义。1843~1845年3月间已经转到一般唯物主义立场上的青年马克思,也没有真正自觉意识到这一点。1845年4月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革命意义,就在于他发现了人的认知结果并不直接映照客体对象,而是通过一定的历史性的人类感性活动——实践中介后的结果。如果接着我上面的思路,就是说,从现象到本质、从质到量的这一进程,并不是外部自然对象的本然结构,而是客观实践的带向量的有序结构。人只能在一定条件下的实践棱镜中,才能历史地、现实地、具

体地反映客体对象,我们获得的世界图景永远只能是透过实践之构序的历史认知结果。这样,客观辩证法就一分为二,前提是客体辩证法,而中介是实践辩证法,主观辩证法是通过客观实践结构才有限地反映客体辩证法的。也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我的主要关注对象就成了实践结构。加上当时我对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关注,这才有了实践场、实践格局和实践构序之类的系列观点。

问:我读过您的几篇此类文章,不过坦率地说,那些文章看起来似乎是将自然科学中的一些观点与马克思的哲学嫁接在一起的产物,并且还有新概念大战的嫌疑。可我感兴趣的还是后来您为什么又中断了这种研究,回到了马克思、列宁的原著中去了?

答:我并没有放弃上述研究,更不认为提出一些新概念是错误。看一下思想史我们就会知道,人类认识的进步正是通过新思想、新范畴的创造才实现的。之所以在我的研究中常常会有新术语(不少甚至是我自造的),主要是我感到传统哲学解释框架中相当多概念的含混性,这实在无法精确地表达我的观点。当然必须承认,我的思想变化的确是由于某种自我反省,但问题不是刚才你所隐射的原因,而是我发现自己的研究中还更深地存在着某种对马克思哲学新视界的方向性的误释。

问:我又不得不打断一下。您的说法总是令我吃惊。说自己“错了”是需要有勇气的。我时常也在想,我们的学术研究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是否就在于我们学者自己没有勇气说:“我错了!”有如恩格斯19世纪80年代的重要补充、列宁在1921年提出新经济政策的那种气魄,而不是后来斯大林那种教条主义式的意识形态强词夺理。另外更糟糕的是,一些人的思想认识一方面偷偷摸摸地变化,另一方面却有意识地遮蔽过去的错误,结果是造成更深的学术混乱。

答:我非常赞成你的观点。我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能这样做的。80年代末,我的上述研究与国内实践唯物主义讨论是接轨的。正是在这场讨论中我察觉到,在同一个回到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口号下,不同论者要表达的理论倾向大相径庭。一些论者正确地批评了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忽视人类主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一种机械决定论的旧唯物主义的错误,提出强调人的主体性,并认为这恰恰是马克思“从主体出发”的要义。但是他们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

就是一种以主体性为核心的价值哲学,这自然会进而确证一个我们的世界——“实践一元论”或“实践人道主义”(实际是初级的人类中心主义)。而另一些论者则认为实践唯物主义是可以与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统一的,实践唯物主义并没有放弃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前提,故不能从主体性走到世界是人造的人本主义逻辑中去,所以主体价值论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讨论中我发现,自己以前的研究在逻辑重心与后一种观点是接近的,实践格局仍然是强调一种社会历史中的客观结构和客观必然性。可是这的确无法直接面对现实历史中人类主体被奴役和解放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仅仅是一种指认社会客观结构存在和运动的理论,我们就不能解释俄国和中国的革命,也不能面对今天仍然在向前发展的当代资本主义客观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有它的人学指向和对不公正社会状态(哪怕是客观存在的)的科学批判,但这不是人本主义,而是追求人类现实解放的科学人道主义,而这正是我原先研究中缺失的向度。

问:刚才您说的意思有些费解,能不能再表述得清楚一些?

答:我是想说明,在当前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讨论中,存在着重视客观性和强调主体性两种倾向,我的原有研究可能离前者更近一些。马克思的确十分重视历史的主体方面,但这肯定不是1845年他已经解构的人本主义。我发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把握是不全面的,于是我下决心重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这也就是你注意到的最近一段我的研究方向。当然,“回到马克思”在我这里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以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重新解读为开端的。这是一种我称之为“廓清理论地平”的努力。以我之见,回到马克思首先是解读方法的重建。传统原著研究通常是用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原理”去剖析文本,而我恰恰把传统哲学解释框架“搁置”起来了,在意识到自己的解读背景的情况下,尽可能真实地使马克思文本的原初视界呈现出来。就像我在对《哲学笔记》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等文本的研究中已做的那样。

问:说一句不一定恰当的话,您这样读马克思会不会有“原教旨主义”的嫌疑?并且在方法原型上带有解释学的影子?

答:第一点,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原本式地达

到马克思的文本。而我这里则是通过第一手文本的精心解读,摆脱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教条,寻找到新的真正来自马克思哲学新视界的理论立点。传统哲学解释框架最大的非法性,就在于这一诠释体系不是建立在对文本的、历史的、具体的精心解读之上的。去掉这一特殊时期留下的“违法建筑”,使马克思恩格斯建构哲学新视界的原初地平显现出来,我们才有可能回到马克思的真实出发点,再由此向前走。比如,我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新视界的意义,恰恰在于宣判了一切哲学本体逻辑体系的非法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一种活的功能方法。这实际上也就是说,一切想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体系的冲动都可能是一种理论僭妄。第二点,解释理论的方法是我自觉借用的。我注意到俞吾金先生最近也指认了这一点。我以为,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到姚斯的释义理论,除去其中的本体论夸张,对于我们达及马克思文本的真境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况且,在我研读方法层面上的支持背景,远非是单一性的。

问:那么,是不是从西方借来一些“方法”,就能实现您所说的“回到马克思”?再说,用一些所谓的新方法来重读马克思,好像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的。

答:问题远非这么简单。这里还有一个整体研究逻辑思路的指认问题。除去以什么样的方法来解读马克思的文本,可能更重要的是如何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和发展的基本模式问题。格式塔心理学、库恩的范式说和解释理论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不同的认知模式中同一文本却会呈现完全不同的解读结果。以我的看法,自本世纪以来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上起码存在五大解读模式:一是本世纪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马克思”说,即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否定《资本论》的老年马克思的观点;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家“一个马克思主义”说,即以突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马克思,使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化的做法(这实际上也是国内那些所谓“实践人道主义”者临摹的原帖);三是60年代阿尔都塞、科莱蒂等用结构主义、实证主义等深层构架法呈现的“断裂说”,即以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界定人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青年马克思与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四是前苏联东欧学者在70~80年代的发展进化说,即马克思恩格斯在1843年已经开始创

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过到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才告完成,这是一个量的渐进。这也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传统套路。我的一个研究生陈胜云在讨论这一模式时曾经指认这样一个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常被我们引用的一个论点是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但“进化论”对马克思早期论著的研究方法却是误将猴体直接当作人体!如果说这在弗洛姆那里是自觉的,而在我们一些学者那里则是不自觉和隐性发生的。我以为这一观点是入木三分的。

最后是我的老师南京大学孙伯鍈教授70年代末提出的两次转变论和两种逻辑互动说,即1843年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确发生了第一次思想转变:从唯心主义转向一般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向一般共产主义,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虽然已经出现了从现实着眼的客观逻辑,但这是面对经济史料中的受动性结果,此时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劳动异化史观的人本主义逻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觉建构即第二次转变是在1845年春天才发生的。这一论见在孙先生《探索者道路的探索》一书中有完整的阐述,这也是我的近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的基本思考逻辑。当然,我更侧重在肯定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基础上,从科学的角度确证马克思1845年春天以后在科学的视界中对现实主体解放的关注。在这本书中,我才纠正了自己先前研究中的逻辑失重,即既承认实践结构的历史性客观制约,同时又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在新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对人类主体解放问题的重新解决。由此我提出了一个马克思科学的社会批判理论问题,主要由似自然性、物役性和拜物教三大理论组成。为了一种精确的指认,我没有用人学,甚至没有用主体性,特意界定了一个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

问:是的,似自然性、物役性等范畴已经在您最近的一些文章中读到过,但我有一个疑问,马克思自己并没有直接提出过这些概念,如果用这些确定指认马克思,是否也有一个合法性问题?还有,提出一些马克思著作中并没有出现的概念,这难道也是您对马克思文本“地平”的解读?

答:你的问题是尖锐的。的确,在马克思写下的文本中,并没有直接出现上述范畴,这是我自己的显性概括,但是,这些确定的隐性语境却

是马克思的。这一点我在书中有具体的说明。还要交待的一点是,提出似自然性和物役性,并不是简单地诠释马克思的文字,更主要地还是在界划我们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的异质性,是主要回答弗洛姆、阿尔都塞、沙夫、科西克和广松涉的。在这一点上,我的一些研究又不仅仅与国内某种讨论相接合。

问:您的意思是说,物役性等概念主要是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话的?

答:可能有这个意思。记得冯友兰先生曾经将学问之法分为“照着说”和“接着说”两类。我们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大概多是“照着说”,现在在一些同志那里还是照着说。这又有两种“照着说”:首先,是照着马克思说与照着传统哲学解释框架——教科书说;其次,我的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释义学研究可能也是另一种“照着说”。但这当然不是目的,而是真实的起点。因为我们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能够“接着说”。我以为,今天我们在说话、写文章的时候首先应该对自己提个问题:你是接着谁往下说?!马克思是在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中,接着当时的自然科学和法国大革命、英国经济学以及德国哲学往下说的;而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接着现实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将马克思主义往下说的。卢卡奇、阿尔都塞、阿多尔诺和广松涉在当代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大多也是知道接着谁提出问题和解决哪一层面上的问题。今天的德里达、福科、杰姆逊、罗蒂等人之所以在哲学学理上有大的进展,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他们知道自己是在接着谁往下说的,而不是乱说!

问:您的这个观点是有意义的。这可能是一个梳理社会科学学术讨论尺度的问题。

答:对。“文革”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一些同志时常会不自觉地怀着某种激愤来治学。比如传统哲学解释框架讲客观性多了,就倒过来大讲人和主体性;原来的研究简单地否定我们传统哲学中的儒释道和西方的一些哲学家,就倒过来同样简单地肯定儒家或道学和某个西方哲学家,甚至将其推上原来与斯大林教条主义相类似的文化救世主的皇位和“顶峰”。而实际上,不管是把马克思主义重新装扮成主体哲学、“实践人本主义”,还是泛化某一传统哲学或西方哲学理论的论

者,可能都没有内省过自己的深层语境和理论逻辑的基本语法结构,这其实仍然是一种强暴性的中心主义。而实际上,无论是早一些的解释理论还是新近的后现代思潮,都已经界定了这种中心论的非科学性和不合法性。今天世界上学术研究的真实语境已经平和得多,列宁标注黑格尔的那句话——“真理是一个过程”不再是空穴来风了。

问:我发现,与您的讨论是十分有意思的。您的论说本身就暗含着一种独特的理性运作方法,而且暗含了不少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很希望在您以后的一些论著中能有进一步而且尽可能通俗一些の説明。

答:是的,这些问题都需要充分展开。我刚出版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近期已经发表和即将发表的一批论文和论著会有一些初步的答案。

问:最后一个问题是您今后的打算?

答:首先是继续完成上述研究。这可能会构成一本新的马克思哲学文本学方面的论著,暂定名为《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该书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开始的研究新专题是“马克思与晚期资本主义文明批判”。这一课题是对马克思以后西方学者关于晚期资本主义——后工业文明理性逻辑的批判与反省的思考。我可能会从作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反命题——韦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肯定逻辑入手,经由尼采、后期海德格尔、后期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是阿多尔诺的无调哲学),最后面对西方今天的后现代思潮,特别是今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新女权主义与文化霸权理论。这也是我命名为马克思“物役性”理论的一种逻辑延伸,我将其称为是从物役性到自拘性的转换。如果这一成果出版,可能会定名为《物性、物役性和自拘性》。

当然,我还得坦率地说,这一课题与上述我的其他研究一样,都不是我的终极目的,而至多是自己弄清问题的一个个逻辑台阶。以后,我希望自己能实现一种真正的哲学创造:以民族文化为本,以马克思的方法为主导,以当代科学和哲学的成果为接口,找到今天我们民族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属于自己生命跃动的精神。在这一点上,我很赞成刚刚去世的日本当代哲学大师广松涉的思路。他开始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后来在关心日本左派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实践中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家,他在7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学式的解读仍然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术高点。后来,他以日本民族文化为基底,以马克思为逻辑中轴,广收当代科学和西方哲学的成果,创立了一个很具东方(大和)特色的广松哲学。我们的哲学家应该有自己的梦。固然这可能会以一个几代人的艰辛和幻灭为代价。

(原载《哲学动态》1996年第9期。)

目 录

廓清理论地平 走向时代精神的深处(代序).....	(1)
否定之否定学说的内在逻辑结构.....	(2)
实践的逻辑:唯物辩证法的内在本质	(24)
社会实践场:实践本体论框架中社会存在的微观现实基础	(40)
实践功能度:实践唯物主义逻辑构架的整体特质	(45)
实践格局:人类社会历史过程的深层制约构架	(54)
实践整合:社会历史主客体有序互动的功能性机制	(61)
实践惯性运转: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亚意图行为系统	(69)
实践构序: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动力学描述的微观确证	(78)
论科学真理的理论框架制约及其现实基础.....	(89)
隐性文化心态圈与亚意图惯性行为系统	
——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哲学认识论透视.....	(103)
突现的社会存在层级结构	
——复杂性科学的社会历史观评述.....	(118)
皮亚杰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	(130)
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哲学确证.....	(148)
波兰尼意会认知理论的哲学逻辑构析.....	(175)